

水手讀書瑣記

王爾敏

（作者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，著有「中國近代思想史論」等書。）

最近承書評書目編者所囑，要我寫一點關於讀書的經驗供讀者參考。這是一個讀書人應有的義務，和對後世學者的責任，我認為很有深意，於是就答應下來。

關於讀書，在中國過去的老行家實在多得很。成就專門的學問有目錄學和版本學，這類專書也多得很。中國人重視智慧，重視求知，因此歷代都產生不少讀書的行家，留下許多著作，並且形成一定的制度方法。自從二十世紀初十年代，風氣轉變，人人驚趨新奇，舊的被看成腐臭。於是過去已成的舊制度舊方法

一概被摒棄不用，六七十年來早已淘汰殆盡，沒有人再知道多少，但我們知道過去從事教育部門的官員，上自學政，下至教官，以至一些書院的山長，往往必須先講究讀書方法，有些人就留下這類著作。今日所能見的「螭軒語」、「書目答問」、「弟子記」之類，都是現代僅見的萬千中之一二幸存者。這裏且不必再表。不過在民國初年還出現過胡適、梁啟超等人專門提供青年閱讀的書目。但是，對往昔舊有規制而言，只是些簡略的書目，已太過疏略，重點全不相同；對後世青年而言，又不免國學味道太重，連國文系學

生也未必全讀。不信可以翻閱看看，至少說那也太過死板。

水手不學無術，生於北伐統一之際，少年正值抗戰。國家喪亂，兵火連年，逃匪兵，逃鬼子，日日喘息不定，所以讀書機會不多，變化亦大。幸得一段讀書時間，真是可貴。可以在此叙叙自己，這和前人專門談讀書教示後人，是大不相同。一則原是有自信可以教導別人。二來自敍如何讀書，是一件事實，旁人愛取法取戒作如何參考都可以。如此既無權責，又免去誤人之嫌，正可以自由自在，大膽敘述。

水手幼年最早未入學時，先識字不少，主要是些常見的幼學詩之類。三言、五言、七言詩句，記誦了一些，也有散文，如朱子治家格言。在這裏水手該發表一點今日的觀感，那就是奉勸編輯初小學一二年級課本的夫子們，必須大量編入韻文，即令全用韻文也可。主要是記字快，有興趣，可以保持長久。在中國固有知識傳統中，自古來就重視有韻文字的教學方法。我們在二十世紀已開始把牠拋棄，我得過其中好處，希望你們快檢回來。

幼年蒙館老師尚能記其姓名者有劉憲文、石榮濤

、郭老敏，但均不是啓蒙師。啓蒙師是一位白髮老者，姓名已忘。水手入學啓蒙階段只有十七天，讀完「三字經」、「百家姓」、「四言雜詠本」、「千字文」、「朱子治家格言」。接着進入讀四書，在此同時並讀千家詩、幼學故事瓊林、鑑略妄註三書。由於每種段落學費高低不同，使我接連讀完兩遍四書纔進入讀五經，並且同時開講四書，由論語開始，有一種開講課本叫「三論引端」。那時記誦詩經，是連同每章小序也讀，小序在每章首節之下。長短不一，必須完全記誦。詩經、左傳先讀，禮記、易經、尚書後讀。不過易經、尚書並未讀到，就到西式學堂讀新書了。水手又要在這裏發表今日觀感。我和今日教育家心理家所持意見全左，故而主張幼年記誦名著與經典之書。我的理由很多，但可舉出兩位近代學人的話代我表達：其一舉柳詒徵所說：

「數百年間，塾師之教，雖不盡同，大都先背誦而後理解。世多病其戕賊兒童，不知人生數十寒暑，惟童時記憶力最強，前人深知此意，利用天機，不使浪費，而多讀有用之書，如農種穀

，非朝蒔而暮穫，必俟秋至而後豐收。如賈儲金，非旦入而外支，必俟年久而得厚利。且其法抑人浮躁，勉使沉潛，養其恆心，歸於篤實。故對所讀之書能功實從事者，長而執業服務，求所未知未能之學，即亦不憚繁難，而必求其精當。養成良好之心習，實基於讀書焉。自漢以來，經師文士，層出疊進，傳世名家，各有獨造者，以其讀之熟也。且自羣經之外，天文、曆算、地記、史志、醫藥、方術，名著如林，非科目所必治，非學校所嘗授，而爲之者光溢前史，蓋讀書之習既成，弓冶箕裘知類通達，故能就其性之所近，銳精赴之也。」（國史要義，第二三六頁。）

其一舉夏志清所說：

「見到舊學根底深厚的人，不論他西洋文學知識遠比不上我，我也要向他討教。古代文物制度我知道得實在太少了。可憾的是，我雖會專攻英詩，在中國文學部門却攻小說，不能有時間精讀詩經、楚辭、文選，我在近文「師友、文章

」序裡建議，臺北應有人創辦一家實驗小學，一年級即背古書，讓少數開明家長把他們 I·Q 特別高的子女送去讀書。我這篇文章筆調雖輕鬆，這個建議倒出於真。」（中國時報副刊，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刊）

美國有位著名的漢學家史華慈（Benjamin Schwab）十分傾慕中國幼年記誦的教學方法，屢次向人言及，相信牠有重大功效。

以上所述是水手十一歲以前所讀之正課，像其他少年一樣，這期間，也有愛看閒書，傳統章回小說，元曲傳奇，容易得到的大半讀過，只是儒林外史和兒女英雄傳，雖得其書，而沒有興趣讀完。有些怪誕不經的書，現今尤爲冷僻難得，如「淵海子評」，爲推算命理之書，「玉匣記」爲占吉凶之書，「卜筮正宗」爲六爻占課之書，「驗方新編」爲醫藥之書。均在此期間讀。

十一歲以後攻入學堂，十二歲時遇到高小級任老師于祥瑞先生，他是淮陽師範畢業，主要因爲他受了他老師文學家徐玉諾的影響，對於新文學十分愛好。

大力鼓吹傳布，大量介紹魯迅、周作人、巴金、茅盾、冰心、徐志摩、郭××、郁達夫、張資平、廬隱、沈從文、姚雪垠、王魯彥、趙清閣、謝冰瑩等人作品。自此多讀新文學著作，而已遠離古典文學。此後進入中學一直興趣未改，初中遇到愛好新文學的女老師王桂芳，她皮膚白皙，明眸皓齒，身材修長，風度優雅。同學普遍風氣，都為新小說着迷。郁達夫、張資平、張恨水的言情小說，閱讀殆遍。尤其張恨水小說最容易得，幾乎沒有不讀，所以並不在乎所謂的新鴛鴦蝴蝶派。此時對於冰心的文章已經被看成太婆婆媽媽淡而無味了。讀高中遇到閻子系先生，受他影響喜歡讀新劇本，不過對國劇之愛好尤其高，先是在初中時音樂老師申繩武先生所影響，他把天女散花、春秋配唱詞用簡譜譯出教同學，他又擅奏南胡，使人聽聆沉醉。後在高中影響尤甚者是工擅南胡，又喜愛國劇的音樂老師馬季良先生，他喜唱老生，亦懂青衣，曾教唱四郎探母、奇冤報、審頭刺湯，並作細膩示範表演。高中最後一年國文老師曾次亮先生，是一個飽學的國學大師，經史子集無所不涉，尤精天文曆算。在他影響下舉凡諸子百家、古典散文、駢文、詩詞、劇

曲，無不精講，這又領我回復古典文學重新認識之中。讀初中起，同時訂閱雜誌三種，其一「中央周刊」，陶百川所編；其二「中學生」；其三「西北文化」，李樸園所編。當時很愛讀謝冰瑩所編的「黃河」，但是向同學借看，而並非訂閱。此外也不定期的購買王魯彥所編的「文藝雜誌」和張道藩所編的「文化先鋒」。

民國三十五年高中畢業以後，投考大學未中，三十七年春加入青年軍當兵，乘船到臺灣，立即加入迫擊砲連受訓。由於高中同班同學蘇潤龍先生任空軍軍官（今仍在臺任電子工程師），乃在那年秋天轉入空軍通信學校任文書士。於是準備考試，在民國三十九年考入師範學院，就是今日的師大。在校期間用心於歷史與地理研讀，當時生活雖苦，決不兼差，住於學校，決少上街。因是課外之書閱讀甚多。雖不免雜亂，都相當有用。在校期間，所遇高明之師長，可分二類，其一是飽學之經師。就是學識淵博，經驗豐富，可以學得不少珍貴知識。其二是啓智之大師。就是學問淵博並通識古今中外一切情況，分析問題，可以一言中的，一針見血。所謂聆聽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。

老師之中使我受益最深的經師有廷以、朱雲影、王德昭、陶振譽、張貴永、王叔岷、陳大齊、孫宥越、吳俊才、陳致平諸位先生。而承受啓示智慧的大師，則只有沙學浚先生。此外雖未經受課而深蒙關懷照顧的恩師有王有椿、李叔佩二位先生。我當時窮苦無告，靠公費生存，除學校制服之外，穿朋友接濟的舊衣，軍用膠鞋。有事上街，一定走路，省下零星化費，仍要購買新書，可惜那些書在我入營受訓時，全被更年輕的朋友借去了，迄今可作紀念的只有四五冊。當時仍是深受師長看重，同窗友愛，至今感念不忘。可懷念的有錢的同窗，若史光華、方耀宗、徐乃力三位先生，他們不但不歧視我，反而都常常請我去他們家吃飯，並到外面看電影，吃冷飲。這種友誼使我永遠難忘。

水手雖然大學畢業，專攻史學。但實際上仍可說是學無宗旨，那時不過是多看一些新舊史著，能了解一些學界行情而已。全不得算是學有宗旨。民國四十四年接受預備軍官訓練完畢，承業師郭廷以先生徵召，就到中央研究院跟隨他研究近代史。從這年起，纔算是學有歸宿了，從事近代史研究。入門以來，先

做資料編纂工作七年，每樣都是繁雜重複工作。這期間編成：清代籌辦夷務始末索引、海防檔、中法越南交涉檔、教務教案檔第一輯及第二輯。嗣後纔有論文專書發表。到今二十三年來，全在近代史工作崗位。雖然近年七八年中也到外面學校教書，真是沒有自信。在中央研究院同事前輩與同輩中間，有一種濃厚的學術風氣，形成巨大壓力。那就是孜孜不倦，天天埋首研究，發表論著，力求超越國際水準，與世界上第一流學者絜長較短。彼此比較，人人不敢鬆懈。這種情勢在近代史研究所尤其顯得兢兢業業，因為研究內容最爲接近，彼此了解清晰，誰也無法瞞過他人。學問向上的競爭力最大。不像其他學科，可以畫地自限，獨成一家權威。近代史研究所之所以備受外國同道學者重視（不是國內，國內無有知者），全在先有內部激烈競賽，而嚴格要求一定水準所致。

水手讀者，由幼少而漸入老境，中年以後，在與前輩同輩競爭之下，又產生新的心情，就是畏懼後之賢者。水手未老先生衰，早在民國五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寫下一段話：

「畏懼後之賢者，此與後生可畏其意不同，後之賢者自當世以至千百世，於我之行爲我之著述均有資格批評，我每做一事撰一文，均先考量心術之是否正，立言之是否通，創論是否服人，文詞是否雅馴，觀念是否簡明清晰，取材是否瞻博賅備。流傳著述是否有誤人蔽世之嫌，有冒濫書林之嫌，有欺僞竊襲之嫌。反問之後方能心安。後生可畏，則謂後生終有過我之時，只就同時代人爲立言也。故兩者不同。」

不過今日言來，「後生可畏」一語仍有意義，並有必
要長記心頭，愈是學問德行長保進步而力求進取之士，愈能感到後生可畏；愈是驕滿自大，不知進取，抱殘守缺之人，愈是不能發現和領悟後生可畏。於是不免其無限之忌刻妒恨，施用種種權術，壓抑和阻礙後生成長。不惜以學術陪同殉葬。這真是喪天良，蔑人理，戕害學術生機，人工製造絕學的文壇高手。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寫

德華獻給您的暑假最佳禮物
林語堂叢書一套七折優待您

京華煙雲

張振玉譯

平裝 100元
精裝 250元

武則天正傳

張振玉譯

50元

八十自述

張振玉譯

20元

紅牡丹

張振玉譯

75元

重編白話本

中國傳奇小說

吾家——

林語堂女兒的日記

48元

愛與諷刺

40元

唐人街

40元

□單本直接郵購九折，函購全套優待

如左：（掛號寄書）

□含精華煙雲普及本408元，優待285元

□含精華煙雲精裝本558元，優待390元

dh

德華出版社

郵撥：102899
電話：8819142